

万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目 录

同盟会员文瑞荪、文勤斋传略.....	
.....文化西、文启渊、文启云搜集整理 (1)	
晚清举人熊国璋二三事.....熊绍基口述 牟沛然整理 (6)	
叶创衡在县万师的革命活动专辑	
缅怀叶创衡同志.....陈明达 (9)	
叶创衡老师在县万师的革命活动.....黄兆璠 (11)	
从黑暗里向着黎明猛冲	
——纪念叶创衡老师.....沈永庆 (13)	
深刻的印象.....陈天晖 (16)	
叶创衡老师印象.....何远书 (18)	
叶创衡被反动派杀害的经过.....严觉生 (19)	
对叶老师的回忆片断.....吴地富 (22)	
对叶老师的一点回忆.....熊朝玉 (24)	
对叶创衡老师被捕前后的回忆.....秦大明 (25)	
叶创衡创作歌曲选辑.....杨远大、吴地富等 (27)	
万县地下工作团解放前夕活动概况.....陶梅岑 (33)	
续后.....	(41)

同盟会员文瑞荪、文勃斋传略

文化西、文启渊、文启云搜集整理

文瑞荪（化祥）生于1879年9月18日，文勃斋（化兴）生于1881年腊月12日，同为万县石马乡文家坪文之显（显谟）公之子。显公科举未中，与万县响水滩邓姓独女成婚，得有田产，遂移居响水滩白家竹林，以诗书自娱。瑞荪兄弟自幼受父母影响，勤奋攻读，拟走科举之路。1899年，瑞荪与万县诗礼园陈氏女成婚；1902年，勃斋亦与万县范家坪应氏女结婚。婚后，举家迁回文家坪居住。瑞荪兄弟即入文氏族学就读。不久，瑞荪先生去成都周善培（孝怀）创办的四川省劝业养成所培训回来，在万县西门坡创办劝工局，招收城市平民近百人学习织布及竹藤编织等工艺，每年均有产品送成都花会展出。

光绪末年，文勃斋与乡人任海暹等东赴日本求学。勃斋入早稻田大学攻蚕桑专业，任海暹攻铁道学校桥梁系。两人受孙中山先生感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宣统初年，勃斋先生学成归国，又介绍文瑞荪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兄弟一齐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滚滚洪流。

积 极 投 身 革 命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文瑞荪兄弟经常利用别人红白喜事人数众多之时发表演讲，号召群众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铁路股权给帝国主义，宣传修建铁路、发展实业有利国计民生的道理，对万县人民的保路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熊克武奉大元帅黄兴命令任四川北伐军总司令，来宜、奉、万、忠一带招募新兵，扩充革

命武装。万县巡防军管带刘汉卿，召集各界士绅开紧急会议，推吴庆熙为保安会长，而自己却暗中掌握实权，自称副都督，名义上宣布反正，背地仍贪污腐化，加紧残杀革命党人，群众对之切齿痛恨。熊克武一到万便接到群众多起控告，文瑞荪、文勃斋、熊晓岩、任海暹等同盟会员也大量揭发刘的罪行，但懋辛又向熊密报刘有袭击蜀军的阴谋。熊即与万县同盟会员密议，突然派部队包围刘汉卿在较场坝的营地，并用新式山炮进行轰击。刘部因实力悬殊，不敢还击，不到半日便缴械投降。刘只身逃往天生城躲避，被寨上群众捆绑起来，追兵赶至后押解回城，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公布罪状，将其枪决。文瑞荪弟兄和任海暹等又率领群众冲进万县衙门，捣毁“肃静”“回避”牌和金瓜钺斧，并勒令官吏焚毁了官服顶戴。当时，文瑞荪兄弟经常到街头、广场宣传“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五族共和”、“男女平等”。并力主在家族亲友中率先实行。记得文瑞荪的老表应兰廷（是乡里当时唯一的秀才），有次到文家来玩，瑞荪兄弟劝他剪辫，他不从并跑入客房将门关上。兄弟二人遂商一计：一人骗应到窗前谈话，一人伺机从窗内将辫子拉出剪掉，使应痛哭了一场。瑞荪先生的大女儿文杰，当时正值缠足年龄，便带头不缠足。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文瑞荪兄弟到处演讲，动员群众拥护蔡锷讨袁护法。同年，袁世凯派的北洋军陈二安部入川镇压蜀军被击败，溃经万县李家河时，文瑞荪兄弟即发动群众协助蜀军截击，收缴陈部许多枪枝弹药，壮大了蜀军。

此后，瑞荪兄弟还曾保荐德才兼备的族人两批去云南讲武堂学习，学成后充任了蜀军军官。蔡锷倒袁护法胜利后，恢复国会，各省相继成立议会，文瑞荪、熊晓岩、任海暹三人被选为第一、二届省议员。当时全省议员二百余人中革命党人

只有二十余人。革命党人熊克武任督军、杨沧白任省长，议会内斗争非常激烈。瑞荪旋被聘为省督军公署参议及省长公署咨议，并被推为成都《民治日报》社长，与熊克武、杨沧白、向楚、但懋辛、向传义、吕超、张冲等常有交往。当时，朱德暂在杨森处参谋团挂名（同隶滇军），刘伯承在督军警卫团任营长，均与文瑞荪相好，常到文瑞荪在成都的家里与瑞荪兄弟讨论国家大事。1924年，四川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省议会已失去作用。当时，朱德、刘伯承同志曾约瑞荪去广东投奔孙中山，继续参加国民革命，瑞荪终以年岁日长，家累过重，未能同行，但曾以物质资助。临别时，朱德赠瑞荪俄国银灰色毛毯一床以为纪念（此毛毯由瑞荪家子女一直保存到1950年）。是年，瑞荪携眷偕勃斋回到万县。

1926年，朱德同志来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做杨森的转化工作。当时，勃斋任杨森部参谋。朱德同志与文勃斋有旧，便住在勃斋先生当经理的“溥益煤炭公司”里。勃斋、瑞荪兄弟曾积极参与过以“九·五”惨案为中心的反英爱国斗争。

兴 办 实 业

宣统末年，文勃斋即开始在万县白岩书院旧址创办蚕桑学校，自任校长，聘程俊甫、钟伯衡、程平斋分别担任中文、体操课教员和学监。并在县内提倡养蚕，使文家坪、范家坪、响水滩、小溪沟一带桑蚕业有较大发展。在较场坝办了缫丝厂，在文家坪、响水滩办了缫丝作坊。后来虽因设备落后（机器是青杠木制的，没有电力，全靠人力转动），制成的丝运销上海时，由于色泽不佳，竞争不赢江浙和日本，不能获利而停产，但为万县蚕桑业的发展奠定了一点基础。

民国初年，四川保路斗争取得胜利，川汉铁路公司为了工程运输需要，拨出专款，由文勃斋、刘黎青等筹办“川东轮船公司”。刘黎青负责行政，文勃斋负责财务。他们首先成立航道工程处，在三峡一些拐弯处设置航标，疏浚河道，对部分险滩进行了初步治理。接着由文勃斋去上海向江南造船厂订购了四艘轮船。第一批“大川”、“利川”不久即来川航行。第二批“巨川”、“济川”首航来万时，其中“巨川”轮即在青滩触礁沉没。当时系枯水季节，河水不深，轮船的最上层未淹没，船上的文勃斋先生和其他人员幸免于难。该公司后来因外轮进入川江，无力与之竞争，被迫解体。勃斋先生于清理财务、退还股金之后，去成都出任省教育局长。当时，为解决川江轮船用煤，文瑞荪、冯伯仁、任海暹、熊友竹等又在万县成立了“溥益煤炭公司”，由文瑞荪任经理。该公司在渝宜沿线建立煤炭堆站，大量收购沿江各县原煤，支持了奉、云、万等地一些地方煤窑扩大生产。

1925年，万县筹建城区公路和万安大桥，文勃斋和任海暹又负责此项工程。完工后，1927年修万梁公路，杨森任督办，文勃斋又任坐办，此路1930年通车至万县分水岭，为万县公路建设奠定了基础。

潜 心 办 学 培 育 人 才

1924年，文瑞荪兄弟由蓉回万后，遂潜心办学，为国家培育人才。文勃斋先在文昌宫创办万县女子职业中学，由李云卿任校长；接着又在鸡公岭创办万县女子中学，自任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省逃亡来万人口剧增。瑞荪兄弟为抗日救国培养人才，于1938年在族人中倡议废除祭祀，用文氏祠堂两百石田地产作为基金，以文氏祠堂为校址，

创办了万县私立文光初级中学，由文瑞荪任董事长，文勃斋任校长。对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初办时学生百余人，后来发展到千余人。这所学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来万市三马路“群仙观”，一直办到解放以后与安中合并改称为“新民中学”（现为万市初四中）。

文瑞荪、文勃斋兄弟抗战初期即被选为万县参议员。瑞荪被族人推为族长。勃斋被选为石马乡乡长，此后屡请辞职，均未获准，至到逝世。勃斋还能破除封建等级思想，让家里的丫环易衍秀在文氏小学毕业后又进入文光中学读书。

文瑞荪先生1950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他有子女六人，除第四子为白痴早死外，其余均毕业于国内交大、同济、复旦等有名大学。长子启蔚，上海交大毕业，今年83岁，高级工程师，九三学社成员；女文杰，今年81岁，上海交大毕业，解放前曾在北宁、京沪杭铁路局和重庆交通部任职，后辞职回万县教书；二子启菁，今年80岁，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现任成都电业局医师，中共党员；三子启宣，今年70岁，毕业于上海国立商学院，曾任中国银行国外部行员，解放战争期间随迁香港，在香港定居，现子女均在美、英等国获博士、硕士学位；五子启苏，今年63岁，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在青岛港务局建港工程指挥部工作。

文勃勃先生1945年任石马乡乡长期内为青年军204师迫击炮演习时流弹伤了胸部，不幸身亡。当时，204师师长覃异之曾亲临主持追悼会，慰问其家属，并作了墓志铭立墓以为纪念。先生前妻及两媳于1935年先后病死，1937年续弦后生有子女各一人；女启男，曾任小学教员，现为万县政协委员，子启中，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现任大港油田工程师兼技术科长。

文瑞荪、文勃斋兄弟，早年参加同盟会为革命奔走，毕生从事国民民主主义革命，后来兴办实业、潜心创办学校，致力建设乡梓，深受县人称道。

（此材料由文瑞荪、文勃斋的子女文启蔚、文启菁、文启苏、文杰、文启中、文启男等提供）

1984年10月30日于万县

晚清举人熊国璋二三事

熊绍基口述 牟沛然整理

熊国璋先生字特生，号两周山人（大周、小周）万县熊家小周人，生于光绪年间（公元1874年），卒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有一男一女：长子尚元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回国后任玉门酒泉炼油厂厂长，继任中央石油设计局副局长；现任大连炼油厂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女尚英已故。

国璋先生祖父母及父亲熊石臣皆文廉节俭，先生从小受到

濡染，发愤攻读。自谓十年寒窗，功名不就，誓不成婚。后来果遂意愿，于光绪最后一科癸卯中举，就任国史、法律二馆编纂。曾经考试合格，赴黑龙江任拜泉县知县，续递补知州（未上任）。嗣后经同乡举人西溪铺王宣笏介绍，讲学于北平、西安等地，为学者所器重。配偶杜翰香亡后，内心悲痛，坚不续弦，独身治学。后来，故乡修编县志，函请在京举人回归主稿，先生遂回乡在图志局任县志总纂。以后退隐林泉，筹集资金，在黄柏溪七星观创办七星学校，培育后代，自任校长，历时十五年。由于教育有方，学生学业精进，解放前，该校毕业生报考其他学校时均被优先录取或享受免考入学。熊国璋最讨厌吃鸦片、吗啡的人，多次向学生们讲：“吃烟（指鸦片）的人，是烟鬼，凡世上为贼为盗者，皆由此起。”告诫学生要走正路，务正业，切勿吸毒。亲朋好友，不管是文人学士或是为官为宦者，凡沾染这种嗜好的，他都声色俱厉，加以训斥，致使有的人回心转意，戒绝了吸毒。

1938年，太原被日本占领的消息传来，国璋先生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在礼堂集会，悲愤激昂地讲：“太原是个好地方，我去过，他是我们中国的，现在日本人占去了。”谈到此处，哽咽泪下。接着边流泪边讲：“东三省、天津等地相继沦陷，现在又占去太原，我们中国的土地，被日寇占去这么多了，真是痛心！我们应该起来挽救我们的民族危亡……”感动得不少师生嚎啕大哭。于是学校师生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国璋先生的带领下，每逢赶场天便分赴黄柏溪、双石板场上进行宣传。先生这种爱国精神，当时就极受人尊敬。

先生崇尚孔子、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反对佛学。一九四二年曾上书县参议会，建议勒令僧尼还俗，县里一度采纳他的部分意见，曾叫钟鼓楼的和尚多次出来参加公益劳动，对当时

社会震动很大。

先生任黑龙江拜泉县知县时，对捕的许多“红胡子”（即土匪）审清之后，一一释放，告诫曰：“放你们回去，好好为人，不要再犯。”犯人们感激涕零，以头抢地，齐声曰：

“我等决不再犯了！”遂去。可是，这事却受到土匪对头人的诬告，说先生“受贿通匪。”上司派人查办，县民齐集堂前力保，始免于祸。从此，先生遂淡然任途，辞官不做，回京讲学。归途经过天津，与一知府同舟。言谈间，知府问：“你作地方官回来，找了许多钱吧？”国璋先生答曰：“我认为，一个人上不顾先人，下不顾后人，外不要面孔，内不要良心，何事不可为？何钱不可要？”知府听后，惭愧不已。

1947年秋，其子尚元从甘肃酒泉县炼油厂寄回二百元给家境困难的父亲。国璋先生收到后，即回信告诫：“做官是苦事，不是乐事；是利人事，不是利己事；是求名事，不是求利事”。并列举了许多前贤事迹以为佐证，随信将款全数退回。此事，一直被亲友传为佳话。

1948年二月，国璋先生住房破烂不堪，亲友族人商议筹款，准备在离家二里地的大包寨为他建一书斋，并为他雇一佣人，以便他从事著述，安度晚年，免受“满床明月一屋天”之苦。几度提出，均因国璋先生坚决拒绝作罢。

先生晚年多病，回归故居后，从事著述。著有《孔子衍义》、《德育讲义》、《族范志》等书。并将《国训》分门别类，引申考证，稿凡三易，岁历十稔，成书十余卷。临终前自著挽联一副：

“溯周孔以来三千年遥寻统绪，

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俯视云霄。”

嘱其侄熊子肖书写悼哀于死后。

所余藏书约三千余册，解放后由县文化馆收存，后运往省文化局保存。

叶创蘅在县万师的革命活动专辑

缅怀叶创蘅同志

陈 明 达

叶创蘅同志1949年夏天被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逮捕，不幸殉难于万县市，据说被沉水于盘盘石江中，尸骨无存。

创蘅同志牺牲在黎明前的黑夜，就在他日夜盼望的新中国，日夜憧憬的社会主义社会来临之前含恨死去，实在令人痛心。

创蘅同志殉难三十五年了。但是，他那深色的近视眼镜，踏踏有声的大皮鞋，珍贵的小提琴，还有在跳新疆舞时穿的那身花衣裳，至今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和叶创蘅同志同在万县师范学校任教，他教音乐，我教数学。1948年初，他从重庆市避难来万县，我先通过万师校长介绍他到万县安徽旅鄂中学任教，同年下半年到万师任教，直至49年被迫出走。

创蘅同志专长音乐，能作曲、写词，爱吹口琴、拉小提琴。他生活简朴，思想进步。到万师不久，就把普师几个班

爱好音乐的同学团结起来，组织了“星海合唱团”，亲自担任指挥，教唱进步歌曲。49年上半年，我任学校教务主任，他将自己谱写的一批歌曲送我看，要我批准油印。我当时感到歌词的进步性太显露，容易惹人注目，不想付印；但他不信邪，仍坚持印了在学生中教唱。课余和假日，他还经常到离沙河子万师约五里路的万师附小，和商景全等几位思想好的青年教师（都是万师毕业生）一起唱进步歌曲，宣传进步思想。

创衡同志的性格，从表面上看是相当怪癖的。他独自住宿在教学楼一侧的斗室里，平素不大与教职员往来。余暇时间，除了养洋耗儿、喂小狗以外，有时还把国民党的零星钞票撕得粉碎，从楼上抛下，逗引学校附近的小孩子抢着玩。当时有些人对叶老师这种行为很不理解。其实，他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的无声抗议和嘲讽。

据我所知，创衡同志不是地下党人，但他热爱共产党，向往美好的未来。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他藉教学这块阵地，教唱革命歌曲，宣扬进步思想，不畏强暴，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我们今天缅怀叶创衡同志，悼念忠魂，要永远珍惜先烈那种革命精神，永远学习战友的榜样，努力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984年9月于成都）

叶创衡老师在县万师的革命活动

黄兆璿

叶创衡老师1948年下期来县万师教书。他任音乐课，对工作特别负责。在他寝室的墙壁上和风琴上都贴有“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的字条。由于他严于律己，以致学生中少数公子哥儿也不敢在音乐课上吊儿郎当。

据我所知，当时他已经创作了200多首歌曲。有的词曲都是他自己作的，有的只是由他谱曲。其中的许多歌曲，还不胫而飞，被万县、开县等地一些学校的学生传唱。当时教我们唱的《农家苦》，据他讲是他在重庆沙坪坝树人中学教书时，一次步行去重庆市，途中听见一家茅棚里哭成一团，询问结果是地主逼债，要这家农民交出女儿抵债，下午回沙坪坝再从这里经过时，这家户主已吊死了，当晚他就写出了《农家苦》的歌词并谱好了曲子。他教我们唱的《板车夫之歌》，据他讲，也是他过去亲自和板车夫一起拉了一个月板车后的结晶。歌词中有这样的内容：

“……路呀长又长，货呀重又重，粗硬的毛绳背得酸又痛，一天到晚没有完，一年到头没有松，苦了一辈子，还是两手空空，有苦向谁诉？有苦向谁诉？”最后是：“要有得活命，要有得自由，只有大家干哪，呀啊嘿哟！”

他教我们唱他自己谱写的《青春战斗曲》，那一句句歌词象一声声激越的军号，使人奋进，给人鼓舞，歌词最后激励我们“要在荆棘里烧出一条大路”，“要在黑暗里向着黎明猛

冲！”48年冬天，他看见学生没有菜吃，三五人合伙买个泡菜坛做泡菜吃，便为我们写了《泡菜谣》。他还谱写过《船夫曲》。……总之他所写的歌曲都是为劳动人民鸣不平的，是揭露罪恶的旧制度、鼓舞青年为正义而斗争的。

1949年上期，地下党员陈楠同志指示我竞选自治乡长（即学生会长）成功，然后由自治乡的陈天晖、吴地富、符心发等同学发起组成“星海合唱团”，聘请了叶创衡老师为指导老师，以举行“双周同乐晚会”为名，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革命活动。

“星海合唱团”成立以后，我们举办了三次“双周同乐晚会”，演出了不少进步的歌舞，其中就有由吴锐菁、叶创衡导演的《夜里的声音》（罗汀尼作）、《夜行人之歌》（吴承汉作词，陈天晖谱曲）和《雷雨》。第一次双周同乐晚会之后，《万州日报》、《川东日报》都登了新闻，报道说，在县万师学生自治乡黄兆璠、余邦杰的领导下演出了《夜里的声音》和《夜行人之歌》等，使全校师生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个报道不啻是向反动派告密。所以以后的双周同乐晚会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记得举行第三次双周同乐晚会时，国民党新七旅一个搞政工的团长便带了二十多个政工人员来监视我们，而且把电话牵到校长何遗书的寝室，准备寻衅抓人。我们知道以后，临时改换了一批节目，并接连欢迎那个会口技的团长上台装猪狗叫，才把他们对付过去。

大约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我们给叶老师放信，说特务要抓他，他便在一个晚上秘密出走，由万县而重庆，又由重庆转涪陵，后终被特务抓回，关在财神庙。“星海合唱团”的秦大明、陈天晖、袁蜀娟、吴地菁、陶白玉及我校图画老师余懋功、体育教师熊朝玉等十多人也在他之先被川鄂绥署特务逮

捕。曾与叶老师来往的城守二校的刘培立、余倩也同时被捕了。

万县市大逮捕的第二天，吴地富便潜回开县赵家场给我和陈天晖报信。当天陈天晖仍被逮捕了。我当晚星夜赶回沙河县万师，住在吴家湾面馆刘老头家，清晨向吴老板借来大量钥匙打开陈天晖的箱子，烧毁了“星海合唱团”的全部材料。接着又赶到西溪铺外边巷内洗衣服的老娘家，把我们藏的“长风文艺社”的稿件全部烧毁了。

后来，陈天晖被关二十天后，由他父亲托廖敬安到川鄂绥署活动，花二百块银元赎了出来。其余被捕师生在解放前夕被释放了，叶创衡老师却在万县解放前夕被杀害了。

（1984年9月16日于万市）

从黑暗里向着黎明猛冲

——纪念叶创衡老师

沈永庆

1948年下期，在万县县立师范学校所在地——吴家湾的小路上，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上午，便可以看到一位穿着青

色西装，身材矮小，面容清瘦，留着长发，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后透着一双智慧的、爱眨动的大眼睛的男青年，当我们走近向他行礼后，他总是点点头，抿嘴微笑，接着仍旧急促地埋头走路。——这便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叶创蘅先生了。叶老师看人时目光专注，记不清是左颊还是右颊有一个浅窝，腋上常夹着一个讲义夹，总是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这一切充分显示出他那倔强、执着的性格。

叶老师笔名洛辛，湖北黄冈人，毕业于那时的重庆青木关国立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曾浪迹于星星峡、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一面从事音乐教学，一面采集民间歌舞，以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他于1948年上期来万县安旅鄂中学执教，下期来县万师担任音乐教师。

叶老师教音乐课很有特色。教的歌曲几乎全是自己创作的。每期开学不久，他就印发一本名为《歌乐》的自选歌曲集给学生，里面的曲谱是五线谱和简谱对照着排印的，这给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每教唱一首歌，都要先讲解歌词大意，然后教同学练耳、视唱。在他风琴盖上贴有“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八字自励。有时个别同学顽皮，气得他拂袖而起，愤然离去；但事后又总是不计前嫌，还是那样诲人不倦。

叶老师创作的歌曲中，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是《青春战斗曲》，那充满战斗精神的歌词，富有激情的旋律，鼓舞了多少青年在黑夜里努力战斗去迎接黎明！记得歌词大致是这样：

“我们的青春象烈火样的鲜红，
燃烧在战斗的原野；
我们的青春象海燕样的英勇，
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原野上长遍了荆棘，
让我们燃烧得更鲜红；
天空中布满了黑暗，
让我们飞跃的更英勇！
我们要在荆棘里烧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从黑暗里向着黎明猛冲！”

他写的《流浪者之歌》中有“人生就是流浪，流浪就是人生”这样的话，反映了他在反动派迫害下四处浪迹的愤懑心情。他到县万师后，见同学没菜吃，只好三五人一起泡咸菜，便写了《泡菜谣》，还写了《运动会之歌》，激励青年学生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他在万师教第二学期时创作的《教育革命进行曲》，提倡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发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打倒懒惰与敷衍，革除卑鄙的恶习”。他还曾借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谱写了歌曲《桃花扇》，用南明王朝覆灭来影射国民党反动统治昏庸腐败，必然导致最后的灭亡。

叶老师似乎曾经接近过党的组织，后来中断了，因而产生了苦闷。他的《慈母恋歌》中似有此种反映：

“妈妈，你在哪里，
我们是多么想念你，
多么地想念！
呼唤不应，想念成病，
呼唤不应，想念成病！
是谁阻挡了母子的团圆？
是谁阻挡了母子的会见？
妈妈，你在哪里？
我们是多么想念你，
多么地想念！”

叶老师还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音乐指挥。1949年上期，同学黄兆璿、陈天晖、符心发、吴地富、谭子江等在中共地下党员陈楠指示下掌握了“学生自治乡”（即“学生会”）组成了“星海合唱团”，积极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聘请了叶老师为指导老师。此后，叶老师在双周同乐晚会上，指挥合唱团成员，成功地演出了《你是灯塔》、《停止反人民的战争》、《民主是哪样》、《跌倒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路是我们开》、《夜里的声音》、《夜行人之歌》、《雷雨》等进步歌曲和戏剧，还朗诵了《上海学运报》上的政治讽刺诗《讲民主》，因而引起了反动派鹰犬的注意。不久，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

叶老师牺牲已经三十五年了，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在我的记忆里，叶老师的形象是永远难忘的，他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可贵的革命精神，正直倔强的品格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4年11月8日于奉节城关中学）

深刻的印象

陈 天 晖

前些日子，我曾想撰写一篇怀念叶创蕘老师的文章，后来因